#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帝王部八 符命

符命一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則百姓歸之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河圖挺佐輔曰黃帝脩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

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録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受帝圖乎黄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黄帝名曰録圖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緑字甲似龜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紀録興亡之數　增又曰朕率羣臣沈璧於洛

河侯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綠字　帝王世紀曰堯佐帝摯受封於唐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宋志曰堯在位七十年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齋修壇於河雒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葢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原雒書靈準聽曰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圖西王母得益地之圖

以獻　干寶搜神記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歷於河際之巖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　增宋志曰夏道將興青龍止於郊祝融降於崇山　原帝王世紀禹父旣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日洗於河西四岳師舉之舜進之堯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　增河圖曰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之以渡北海弱水之灘　洪範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　原尚書中候曰臣觀河伯面長人

首魚身出水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禄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雒降三分闢黃魚雙躍出濟於壇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　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

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增竹書曰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伯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三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子昌為西伯作邑於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　又按尚書帝命

驗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豐止於昌户其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原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游以命昌兮

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　尚書中候曰吕尚釣磻谿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旌也旌理　吕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烏銜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　墨子曰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瀆殷紂於酒德矣汝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又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河出録圖地出乘黄天錫武王黄鳥之旗　增宋志曰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

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
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烏銜穀焉
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
也　原周語内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
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
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
於鄗是皆神明之志者也　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
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

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考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者尚書帝命驗曰東南紛紛注精紀昌光出軫已圖之鄭康成注曰謂劉氏也謂火精當起軫翼之野　尚書考靈曜曰河圖子提期地留赤用藏龍吐珠鄭康成注曰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當用天之

祕道故河龍吐之　增帝王世紀曰太上皇之妃曰媼是為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地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原史記曰高祖被酒夜經豐西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為兩道開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問之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

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季所在山居常有雲氣故往常得季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漢書曰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野漢以義取天下之應也　增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遊山澤間有冶鑄曰若得腰間佩刀雜冶中即成神器可以克天下昴星精為輔可以殲三猾太上皇曰此物名匕

首遂解投煙燄中及劒成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乃殲三殯宅天下鈎命決云蕭何昴星精項羽陳勝呉廣為三殯　原漢書曰昭帝時上林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又曰昌邑王問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為木下民象當有廢改之象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後宣帝立帝本名病已　增搜神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蝟常在

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蝟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興焉　後漢書曰初泉帝時夏賀良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太初元年及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遥見舂陵郭㕁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

子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至滹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為王郎所及上命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言恐驚衆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為阻即白曰冰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吒至河流澌冰合可履強以囊盛沙布冰

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氷陷也　又曰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赫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又曰諸將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請乃命有司設壇於鄗之千歲亭

六月即皇帝位 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於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注云赤伏符名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四夷雲集龍鬬於野羣雄角力也四七二十八也高祖至光武合二百二十八年也一説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 魏志曰桓帝時有黄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矣 吳錄曰孫堅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屬天下蔓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乎

吳書曰孫堅母懷妊夢腸繞吳閶門孫策母懷策夢

月入懷懷孫權夢日入懷　武昌記曰孫權獵於樊山見一姥問獵何得荅曰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因為立樊姥廟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有字曰大紂曹金但取之此司馬氏革運之徵

增宋書曰吳之末亡也吳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太平吳人以為祥俄而吳滅後元帝興於江左吳亡後蔣山上常有紫雲術者曰江東猶有帝王氣　宋書曰晉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帝社樹折有青氣出社中占者以謂東莞有天子氣時琅邪武王伷封東莞伷元帝祖也　原臧榮緒晉書曰王廙為鄱陽太守有枯樟樹更生王敦表勸進中宗曰皓獸應瑞而來

臻樟樹久枯而更榮　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　又曰太安中歲鎮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間後中宗即位於揚州也　又曰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惟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阼先是五鐸見於晉陵若合符契　豫章記曰松陽門内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復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庾仲初

揚都賦所云瘣木曾於豫章郭璞南郊賦云樊梓擢秀於祖邑也宣帝祖為豫章太守故云祖邑也　增洞林記曰晉中宗為丞相時有鷄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此再三占者云雛者酉酉者金火雀變而來赴即王踐阼之象也　又曰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為當進三爵為天子　晉元帝永嘉初有玉册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　晉書曰孝武帝始四歲時哀帝興寧三

年五月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及得位嗣統識者竊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

廣古今五行記曰晉安帝時冀州釋法稱將死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並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法義以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有天下享祚六十年　原徐爰宋書曰武皇帝彭城縣綏興里

人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内晝明是夕甘露降於塋樹少
嘗遊下邳遇一沙門於逆旅舍沙門言及中原多故又
云江表尋復喪亂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切至初
高祖患手創積年未瘳沙門因出懷中黄散一裹留之
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散治創一傅而
愈餘散寶録之每被金創輒用有驗　又曰高祖舉目
瞻晀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
明左右侍者亦數見徵異　增宋志曰武帝少時誕節

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卧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內可入共飲酒比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内那得此異物嫗遽入帝已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厚結　又曰武帝常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驚之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南史紀曰齊高帝年十七時

常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宋明帝遣孫奉伯往淮陰帝與同室卧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叙夢因謂曰兖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　又曰叅軍崔靈運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　宋志曰元徽四年帝為領軍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黄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　談藪曰齊

太祖在淮陰里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　南史紀曰昇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埽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　南齊紀曰武帝諱賾字宣遠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

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上字焉　南史

紀曰梁武帝微時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

肅然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

行虎步相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

名氏忽然不見　又曰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

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荅曰順子後

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懿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

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為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内有宿衛

士為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宅時宣武為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　後魏本紀曰孝文母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帝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内　咸定録曰隋末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　天中記曰唐高祖仕隋為殿内少監

時尚食奉御郭弘道善相言於高祖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高祖取弘道銀盆置地引弓射之謂曰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日賞賜金盆高祖大悅後為太原留守鎮并州時武士彠詰朝於衙内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彠尋聲不見有人乃以白高祖并進兵書高祖悅之其夜士彠夢高祖乘龍上天旦以狀聞後起太原次臨汾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

正臨高祖之上　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
祖龍潛時數往來洛郊之莊曾踐二石靴迹見於石中
至今猶在高祖令人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洛中紀異曰唐高祖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死
墜於牀下為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
密語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
滿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死是斃也墜牀是
下也蛆趨附也羣蛆共所食者是億兆趨附至尊之象

也甚吉又曰貧道為沙彌日嘗工易今敢為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　冊府元龜曰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

安民矣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采濟世安民之義以為名焉　又曰太宗為秦王高祖有詩云聖德合皇天五宿連珠見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帝於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以至於帝所搢紳相謂曰詩及玉璽蓋秦國之祥瑞者歟　寓簡曰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醉卧劉文静家文静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太宗睡覺謂文静云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

清冷悽意文靜視其體猶濕也　冊府元龜曰高祖既
舉義師之日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為五色
狀如飛龍武德八年拜中書令嘗夜於嘉猷門見神人
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
忽不見所居弘義宮中有一大池常時有佳氣鬱鬱數
百尺太宗獨異之至九年其氣轉盛上屬於天六月定
內難立為皇太子又有方士喬伏仁善言命見建成元
吉俱有爭心因謂所親曰秦王上應天籙當為元君此

二人乃驅除耳　又曰睿宗初生含凉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閒覼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酉陽雜俎曰睿宗為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迹成天字上懼遽埽之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為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明皇始三歲封楚王時則天御高樓抱之眺望誤墜於地左右失聲奔下扶擁帝怡然無虧損之狀則天甚奇之　舊唐書曰明皇兼潞州別駕州境有黃龍白日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

逸史曰明皇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辨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上微時常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上覺曰飢甚夢中食藤花甚美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國史纂異曰中宗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　舊唐書曰中宗將祀南郊明皇來朝

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之事也不可言　册府元龜曰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郡九鼎銘其豫州鼎銘武后所製文曰羲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時天下光宅宇内雍熙上元降祉方建隆基宰相姚崇盧懷愼等為天子早著冥符臣等今見薛謙光所獻東郡鼎銘大聖天后所製其文云上元降祉方建隆基豫州處天地之中所以遠包四海銘文獨聖后所製固必

先感二儀靈慶昭彰曠絶古今臣等忝陪近侍喜萬常情請宣付史官并頒示内外許之　天中記曰開元八年鄭州人元丞微上封事曰謹按魏典及北齊志後魏太平真君九年内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在壺關大王山於時太武南廵親幸上黨掘大王山累石為三封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臣等恭尋符命壺關天子之氣正是陛下當焉玄穹上睠符命下鍾故使歴試潞州所以用當其應此天意也豈人事乎然而一幸潞

州三移灰琯壺閫之地歲時為蒐狩之場大王之山朝夕即遊豫之所始而龍潛上黨尋乃鳯舉咸京內學之言果合符契伏願陛下上承天命下諭人心昭告寰瀛編列國史從之　冊府元龜曰肅宗初為皇太子明皇幸蜀留肅宗在後宣諭百姓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為天子之氣自是紫雲擁帝所乘馬聚散不時至平凉郡路傍遇一伏兎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

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上初發平凉有彩雲浮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黄河
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
間不辨人物及迴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舊
唐書曰宣宗初封光王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
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寮乳媪以為心疾
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賜以玉如
意御馬金帶嘗夢乘龍升天言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

人知者幸勿復言　眞陵十七事曰宣宗在藩時常從駕田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廵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喜獨自負舉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即帝位　稽神錄曰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關伐木為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

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旁則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後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明年遂即帝位　周太祖微時嘗晝寢有物如小虵五色出入鸛鼻之間在太原時有神尼同姓見太祖

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當為世界主瓊詰其故曰頂上有肉角也及為樞密時北征如澶淵旭旦日邊有紫光當太祖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從官異之至鄴都一夕在亭院齋忽有黄氣起於前繚繞而上遽際於天太祖於黄氣中仰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駭曰予在室中而見天象不其異乎密告知星者乃拜賀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署衙中有紫氣起於旛竿龍頭之上凡二日觀者異之及討李守貞於

河中守眞登陴瞰陣氣色不懌獨言曰是何妖變後城中人言見太祖軍上有紫氣如樓閣車蓋之狀故也

五代史補曰世宗在民間嘗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著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久卓然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

通鑑曰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隋州刺史宋太祖微

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常侮之一日謂
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
百丈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
皆不對後太祖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
便殿召見遵誨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
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宋史紀曰太祖嘗試惡馬不
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為首必碎
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土

室中雀鬬户外因競起掩雀而室隨壞　邵氏聞見録曰宋藝祖微時入洛至長壽寺大佛殿枕柱礎晝寢有藏經院僧見赤蛇入帝鼻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資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幣為獻帝遂行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柴即天子位是為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後遂受禪於周　宋劉原父嘗齋太乙宫與王堯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虚危間其色甚明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

使入繼大統　續夷堅志曰靖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軍中及遣還康王奔相州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視其牌額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時詔來命為大元帥速領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王禱天地河神而河冰凍已合遂渡河

揮麈錄曰顯仁后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棊

局裏以黄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謂后曰瑞卜貽應異常可無慮矣　嘉興志曰佛宇挂鐘之閣多虛其中宋孝宗幼歲時偶至秀州東塔寺登鐘樓遊戲而僧徒先以蘧篨覆空處上誤履其上遂并墜焉旁觀者失色亟視之乃屹立席上略無怖容先夕主山者夢金龍挂於樓閣間翌日而見孝宗之事　遼史

曰太祖幼時自言左右若有神人翼衛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十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語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後咸雍四年金太祖生　金史曰太祖親征黄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

又曰金世祖為東京留守時一日方寢紅光照室及黄龍見寢室上　通鑑曰元兵至浙駐師於錢塘沙上

宋太后遥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　名山藏曰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帝實應之謂明太祖　又曰太祖初生浴汲河水水浮紅羅遂取為衣　又曰元末羣盜四起郭子興據濠梁太祖在皇覺寺欲從子興卜珓於伽藍神數祝皆陰帝曰莫不容予舉大事否請復陰珓果陰再決之珓躍然再立

又曰太祖為吳王時有一老人告省局匠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匠驚問之曰我太白神也忽不見

又曰明成祖初舉兵風雨四起咫尺昏迷少馬東方雲開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映徹上下將士皆喜

符命二

原天錫洪範 河出馬圖尚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受命 藏氣 榮光 休氣俱堯 增河遊五老 周見三神五老堯之瑞三神武之瑞 黃魚化玉 赤雀銜書黃魚湯之瑞赤雀文王之瑞 翠媯魚躍 陳寶雞鳴翠媯堯之瑞陳寶光武之瑞 龍馬負甲 鳳皇銜書龍馬堯之瑞鳳皇文王之瑞 朱草莖

蓂莢滋堯 流星入昴 五緯聚房流星堯之瑞五緯周之瑞

岐山鳴鳳 牧野飛龍俱周之瑞 黃烏之旗 白蛇之劒黃烏旗武王事白蛇劒漢高帝事 滹沱冰合 臨平湖開冰合漢光武之瑞湖開晉元帝之瑞 期在甲子 人是戊丁甲子武王事戊丁南史昇明三年事以上俱見符命一

赤雁白麟 黃旗紫蓋漢書武帝幸東海獲赤雁幸雍獲白麟遂作赤雁白麟之歌吳志陳紀曰黃旗紫蓋運在東南 桑陰似蓋 蘆葉如旗蜀志曰先主舍旁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下後漢高祖之事詳符命一

五馬渡江 六龍守柱五馬晉元

帝事　六龍齊高帝事　白魚入舟　赤龍據案白魚武王之瑞赤龍唐明皇

之瑞　龍瀆告祥　智滿賀夢龍瀆梁武帝事智滿唐高祖事　食箸三

起　著草獨立食箸唐中宗事著草周世宗事　西昌修明之祥　東

莞琅邪之瑞西昌晉孝武事東莞晉元帝事以上俱詳符命一　五運推移

三靈改卜宋太祖即位赦詔　披皇圖　稽帝文　握乾符

叶靈圖俱出文選　原荀卿傳秘記　尹敏增圖讖後漢荀卿臨終

戒子統曰吾綈帙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所用爾其修之統遂學焉朝廷多訪之　尹敏博通經史帝使

校圖讖敏增之曰帝無可為輔帝不之罪亦以沈滯　龍馬出圖於河伏羲觀之

以畫八卦　神龜負書於洛夏禹衍之以成九疇　增

魏曆當塗之讖　晉有石瑞之文　流火赤雀實紀周

祚　雕雲素靈發祥漢氏俱南齊祥瑞志

符命三

原神武有徵應班彪王命論　里社鳴聖人出　黃河清聖

人生　夜融降於崇山　檮杌次於丕山並詳符命一　姬

受命尚書中候　卯金興　河出圖　雒受法尚書中候　黃精

受道　河精授圖尚書中候　握圖書　得地符　玄女授

符詳武功篇　湯受金符詳應運篇　奉赤伏符光武詳符命一　籙代
玄　持金精　握金鏡　擊玉鼓　朕由溥承　出軫
握命尚書考靈曜　仁命在豐　當辟而拜詳恆山篇　代殷者
為姬昌　代漢者當塗高　五曜霄映　五星聚房井
詳符命一　四星聚牛女晉陽秋　鎮星入闕　黃星見楚宋
魏志　參御馬　卯生虎　青雲扶日　黃雲蓋之並詳雲
紫雲見於車上宋書　嘉氣飛於庭前千秋鏡賦　御天社
內有赤紫氣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漢書　黃雲見河

神龍見譙　神龍至　龍吐珠尚書考靈曜　天果命湯

白虎戲朝　狐豢房　狼銜鉤詳應運篇　赤烏銜珪墨子

赤烏銜書周文王　烏王命明　魚烏有卵　黃雀立日

旁考異郵　赤雀止昌户尚書中候　赤魚游護　赤人出洛

紀年　武王伐紂卜而龜熸說苑　靈龜服　神龜出　五

鐸啓號於晉陵晉書　棧鐘告成於會稽　文昌殿朱草

自生　臨平湖草木自除　臥柳生枝漢書　甦梓擢秀

郭璞南郊賦　梧桐常生　枯梓更榮豫章記　臥有光耀漢貽

帝 神光照室魏本紀 光耀滿室 留飲酒售漢書 賣餅大售漢宣帝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爰茲發迹 斷蛇奮旅 大雨洗兵 大風落兵 邢丘大雨 昆陽雨注 盟津波罷 河洛開輿 符命用出 玄德升聞 皇天眷命 以讖命官 有道則見 增申命書經曰天其申命用休 簡在書經曰惟簡在上帝之心 維新詩經曰其命維新 佑德書經曰惟天佑於一德 助順禮記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天授漢書曰高祖殆天授非人力也 寅威寶命顏延年郊祀歌曰寅威寶命 嚴恭帝祖 卜年卜世左傳

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河榮洛變 玄玉素鱗隋盧思道賀甘露表河榮洛變授祉於勳華玄玉素鱗降靈於湯武

舂陵佳氣光武 滹沱冰合光武

乘龍逐日齊高帝以上俱詳符命一

夢筆畫衣齊志曰武帝在郢州時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甲馬飛空唐高祖

白龍飲池 夢食藤花唐明皇

赤蛇入鼻宋太祖

神人翼衛遼太祖以上俱詳符命一

五雲絪緼如車蓋名山藏曰明太祖至婺擊元將於梅花門大破之先一日城中人望見城西有五色雲如車蓋乃太祖駐兵地

兵端有火光

五色雀集旗竿俱明成祖

逐燕高飛名山藏曰建文時有道士歌於途曰

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

上帝繳後成祖起兵於燕

符命四

原文漢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没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大行越成故軌跡夷易易遵

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
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乎二后未有殊尤絶迹可
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
之德逢(音蜂)涌源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
九垓下泝八埏昆蟲闓懌迴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
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觝之獸
招翠黄乘龍於沼欽哉符瑞臻兹猶以為德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為燎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悫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皷王道之儀羣臣悫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衹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
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演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
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
徧之我汜布濩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
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
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途靡從天瑞之徵

玆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
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正陽
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依類託寓喻以
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
事兢兢翼翼故云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漢揚
雄劇秦美新曰上囼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
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

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因襄文宣靈之僭迹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皇帝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刬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流唐漂虞滌殷蕩周夔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二世而亡何其劇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

之者極妖愆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勠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迹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缺而不補王綱弛而不張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元符靈契雲動風偃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

乃奉若天道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
規萬世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
斷虵方斯蔑矣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
翺翔乎禮樂之場胄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懿律
嘉量金科玉條煥爛照耀靡不宣臻振鷺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
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紹少典之苗著黄
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既張炳炳煒煒豈不

懿哉而述前典廵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塲望受命之増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囘面内鄉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恐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典引一篇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鼰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庻可試哉

原典引後漢班固典引曰陶唐舍肖而禪有虞有虞亦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
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
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赫赫
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
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仁風翔於海表威靈行乎鬼區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渙揚寓內是以來儀集羽族於
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

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騫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音侔）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是時聖上固已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將緝萬嗣揚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

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原頌魏傳遐皇初頌云尋盛德以降應著顯符於方臻

積嘉祚以待期儲鴻施於真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

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魏之聖后

固上天之所興應靈運以承統排閶闔以龍升攄皇象

以闡化順帝則以播音導陽春以行施揆四時以立信

運聰明以舉善宣柔惠以養人於赫我后邁德如神化

不朞月令不浹辰於是天地休豫靈祇歡欣嘉瑞雲集

四靈允臻甘露宵零於宫庭醴泉冬涌於中原白雉素烏丹芝朱魚鱗集羣萃不可勝書信應天之美瑞受命之靈符也然後覽公卿之讜議詢百寮之典謨天子乃登彫輦戴羽蓋佩玉鏘鏘鑾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祥導神氣於是建皇始之上元發曠蕩之明詔眚災肆赦盪滌瑕穢崇設九賔溥延公卿嘉羞千品俎豆充庭金石俱懸鐘鼓畢作歌九功舞八佾鴻澤普皇恩洽民欲得神望塞

原敘後漢傳幹王命敘曰在昔唐虞之禪列於帝典殷周之代敘於詩書天之歷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命運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撥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禎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

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為神明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勳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為專智力乘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眞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強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橫裂為天下戒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畏強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

垤之資不成泰山之髙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嬴糧間行進其筴謀遂荷肯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元慕蘊泰蒯通之業周旋顚述西説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弇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元蔽順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趨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

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莾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吴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搢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於東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育則靈

光鑒於室㒷嘉禾滋於邑壤其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冰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諱彊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導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元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

路矣

原論後漢班彪王命論曰在昔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聖明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

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途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梁棟之任斗筲之子不執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貳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之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

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説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吕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猒其氣吕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闗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歴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殀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説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毋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曰元氣否塞玄黄噴薄星辰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凌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

弧雲舉則朝陽播越唯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埽辰彗北彎首尾爭擊氣齊卒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嶽盱乎若潰海慍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摛矯制乎遐川仰屬目於條支睎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耀月光迹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

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户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以興坤祇致祥乾靈效祜於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况天網不禁皇綱圮紐係民非復漢祇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跡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勲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鉏岐穟挹醴滋遂乃凱風迴

猋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壟織婦吟而綜絲黄吻之戱
含哺而怡台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
之大治乎於是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
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奥飛仁風
以樹惠既遊精萬幾探幽洞深逍遥六藝兼覽儒林抗
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峙
階青雲以妙觀將豢迹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
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

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川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皇之靈矩流餘祚於烝黎鍾元吉乎聖主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有娀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妄據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倘王佐之才墨不代蒼泣鱗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

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就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
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歘起妖妄何足數者若
使四凶執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
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眞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
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
罪神人嗚乎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
逆凶邪時煩獄吏其不戒愼何哉蓋積惡既成心自絶
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

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
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禄受人之榮包藏
禍心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
自古明哲慮遠防微位尊而心愈下禄厚而志彌約納
寵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如此則奸回不至謙
光滿復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夙沙則主雖愚
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為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
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而臣漢故能招信順之

助保泰山之安也

原述魏邯鄲淳上受命述曰伊上天闓載自民主肇建

歷聽風聲陶唐為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

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

黄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内萬邦有截師

義翼漢奉禮不越飭躬勠力茂亮弘烈樹深根以厚基

播醇澤以釀味含光而弗耀戢翼而弗發将俟聖嗣是

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悦無疆三神

宜鼇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爾乃鳴玉陟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跱煌煌厥暉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踐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圭璋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涖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者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於是天地咸和日月光精氛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場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王色而金聲屢省萬幾訪謀老成治詠儒墨納策公卿昧

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敘彞倫而折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於仁壽之門刑措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玄斯固我皇之大謨思心之所存也

原表魏邯鄲淳上受命述表曰臣聞雅頌作於聖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無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為而四海順

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鑠
乎煥顯眞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
類莫不謳歌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
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
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
受命述

增對馮萬石歷數對曰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
期雲雷始屯火德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廸天

將白環貽虞后之功玄圭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為
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
叶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粤若稽古推歷
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采芻
詞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
昭彰敢陳壅塞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遽啓丹書俄
迴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乂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
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六為霖旱之災

七九非湯堯之運歷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悋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鬬黿袄之發人與事並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

增解唐柳宗元貞符解曰孰稱古初樸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擊鬬怒震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電暴其

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
敺其内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
際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
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强而有力者出而治
之往往為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
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造其兵車交貫乎
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時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

能者黎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闒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

大度克懷於有扺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敺縱臾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厖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扇以虐燄其人沸

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人乃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椓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㭊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於玄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於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

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為義
廪斂發謹飭歳丁大祲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
是謂嚴威小厲而友大生而孥愷悌祗敬用底於理凡
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
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治
孝仁寛平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髙人之戴
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
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兹惟貞符哉未有

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底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澤熯於爨沸炎以瀞殄厥凶德乃毆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理神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於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載揚於雅承天之嘏天

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汭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户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洛爾皇靈無替厥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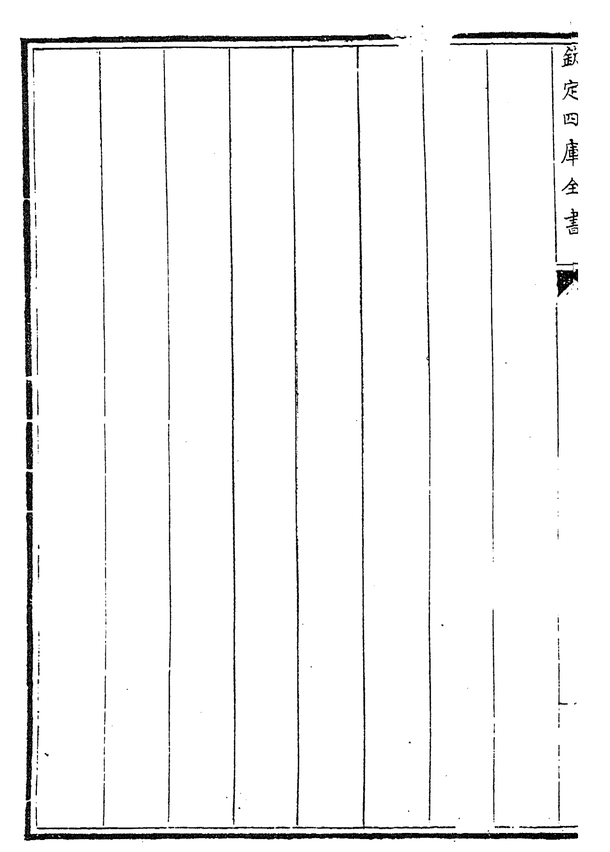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謹案第三十一頁前七行樂我君囿刊本我訛哉

據唐類函改

第四十二頁後一行遂乃凱風迴猋刊本猋訛款

據陳思王集及唐類函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